

舒曼想收养从医院抱回的一个弃婴

2

悠悠岁月



王宛平 丁丁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1958年,28岁的志愿军英雄营长耿直邂逅22岁的美丽女医生舒曼,英雄美女一见钟情,耿直为了与资本家的女儿舒曼结婚,忍痛脱掉军装,放弃大好前程;与舒曼结合使耿直人生从此改变,但耿直一直无怨无悔。舒曼对耿直的情感则经历了崇拜、淡漠、尊重到最后的幸福相守。他们从年轻到年老,从相知到相爱,从热恋到婚姻中柴米油盐锅碗瓢盆,以及为人父母直至祖父母,从浪漫激情到温馨柔情到相濡以沫,携手走过既浪漫传奇又充满坎坷的五十年婚姻路。

上期回顾

1958年春节放假后第一天,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耿直,去找跟自己通信六年却一直没有见面的舒曼。见了面之后,双方都被对方深深吸引了,很快两个人就走到一起,并申请结婚。

耿直一惊,赶紧举起那张纸,紧张得手直哆嗦。是政审报告,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政审结果,耿直看着发呆。原来舒曼有个官僚父办资本家的父亲,后来跟小老婆跑了,如今人在台湾,这些舒曼都没有跟他说过。楚建伏过去看,脸色也变了,歪着脸看耿直:“好家伙!她没跟你说实话吗?”

耿直放下政审表,看赵主任:“她,她当然跟我说过,说过好多。”耿直发蒙,说不下去了。一旁的楚建赶紧对赵主任说:“主任,老耿肯定不知道实情,你让他想想。”赵主任瞪耿直:“你好好想想!想想你的前途!”

见了军长,耿直不管不顾,咬牙挺胸,声如洪钟:“报告军长,舒曼同志出身不好是事实,可这不是她的过错,她能选择出身在什么家庭投胎什么父母吗?当然不能!况且她本人积极要求进步,受党教育多年,在学校第一批入共青团,每年写入党申请书,还是人民医生,救死扶伤,多高尚啊,首长,您说她要是阶级敌人,组织上怎么可能让她当医生?这么一个好同志,您说我怎么能和她结婚呢?”

军长盯住耿直眼睛,声音很平静:“你少给我废话!我就问你一句,这身军装你还要不要?”耿直立马站起:“我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,死是解放军鬼。”

耿直回到宿舍,楚建又跟他唠叨这事,耿直将床上的枕头甩过去,吼道:“我都答应娶小舒了,我反悔我还是男人吗?”楚建也吼:“你真要娶她就别他娘的啰嗦!你就转业脱军装,你到地方一样干革命!”耿直气得捶床:“老子这辈子就会打仗,你说老子到地方能干啥?穿了十几年军装,穿便服我都不会走路!”楚建冷笑:“那你只有一条路可走,个人是不能跟组织对抗的,上头说得很清楚,你娶舒曼,就要转业,否则,你只能和她断了。”

恋爱以来,舒曼头一回感觉到郁闷,耿直虽然没说什么,但她敏感地察觉到,一帆风顺的情感世界开始出现阴影,这些事儿,她没办法跟别人说,她一直想忘记过去,忘记她绝情的父亲,她现在急于见到耿直,就盼着赶紧下班。耿直还未见到,却不想等来了军长。军长一席话让舒曼痛苦万分,但是迫于现实,舒曼终于下定决心答应军长同意与耿直分手。

痛苦纠结中的耿直无法入睡,一个人来到操场上。围着操场转了两圈,他站住,狂捶身旁树干,又连扇自己几个大耳光。一个长长的倒影挡在面前,耿直慢慢抬头,楚建茫然地看着耿直,耿直慢慢起身,看着楚建,说不出话。楚建给了耿直一拳,低声道:“军长去过医院,舒曼同意和你断绝关系。”耿直苦笑转身离去,但越走越慢,楚建看着他的背影,一脸无奈。

路的对面,舒曼也慢慢走着,她一脸茫然,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,他们将擦肩而过的时候,都下意识地抬头,看见彼此,都站住,都不敢往前走一步。耿直走到舒曼面前,本能地要伸手揽过她,但舒曼一动不动,呆呆地看着他: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,我已经答应你们军长,我同意和你分手,你放心吧。”耿直看着舒曼哭红的眼睛、绝望的眼神,低下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就是想看你。”

舒曼看着耿直痛苦的眼神,一阵一阵绝望,声音开始哽咽:“军长说你是要当将军的,他官那么大,他说你是,你就一定是了,你跟我结婚就必须转业,你就当不成将军,那样你会恨我一辈子,我不会连累你,我再说一遍我同意分手,我同意,我同意——”舒曼一连串说出十句我同意,然后转身就跑,边跑边哭。

耿直被舒曼的绝望击倒,几步上

前,将舒曼拦腰抱住,抱得紧紧的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舒曼猛推耿直:“你走吧,你走吧,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,我不要再见你了。”舒曼说着,推开耿直,转身再走,这回走得相当坚决。耿直看着舒曼坚决离去的背影,眼神一阵一阵发暗,眼看舒曼拐弯,要看不见了,耿直忽然拔腿追上前。舒曼一脸绝望地走着,忽然听到身后脚步声,越来越激烈,越来越临近,她慢慢停下,正要转过身,耿直冲过来,一把将她揽到怀里,声音嘶哑着,发狠般:“我们永远不会分开,我们要在一起,一辈子!”舒曼哭着说不出话。

1958年就要过去了,耿直和舒曼终于确定了婚期。真的要结婚了,诸多心绪却又涌上耿直的心头。耿直在外屋陪客人喝酒,舒曼在新房里整理耿直的军装,她慢慢抚摸着那些军装,心里充满感慨。耿直喝了酒进来,舒曼靠在丈夫肩头,手抚弄着耿直的眉毛眼睛,眼睛渐渐潮湿:“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牺牲,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,还说什么后悔,我都不敢问你后悔吗?”

耿直紧紧将妻子搂在怀里,声音低而坚决:“没有,从来没有。”舒曼抽泣着:“以后万一你要是后悔了,恨我了,你不要冲我吼,你要是忍不住,你可以在我背后吼,我不要听见,我怕我听见了会难过死,对不起对不起,我害了你。”舒曼泣不成声。

耿直揽过舒曼的脸,吻着妻子脸上的泪痕,像哄孩子一样哄着:“真是孩子话,怎么是你害了我?我是军人啊!我领兵打仗天大的事我都自己做决定!我爱你,我不能没有你,就是让我重新选择一万次,还是会这样。”

耿直已经三十多岁了,夫妻俩就想要个孩子了,舒曼是个完美主义者,既然决心要孩子,就一定要生个优质孩子,她翻看许多报纸杂志,又请教了姐姐舒露这位过来人,制定

了怀孕方案。可是舒曼有洁癖,想怀个孩子还真不容易。

舒曼下班,走出院部。听见有婴儿的哭声,舒曼快步走进,果然是那个弃婴在哭。石菲菲正在给弃婴量体温,弄得手忙脚乱。舒曼赶紧上前,抱起孩子,孩子立刻停止哭泣。石菲菲:“哎哟,你可来了!这孩子真怪,谁哄都不管用,一见你就老实了!”

舒曼不说话,只是轻轻晃动着,孩子静静地躺在她的怀里,黑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。石菲菲:“哎,你不是下班了吗?怎么又回来了?”舒曼:“我听见他哭了,不放心,就回来看看。”

石菲菲:“这孩子真跟你有缘,护士长多有经验,自己还有两个孩子,碰上这个小东西,也一点办法都没有!”舒曼抱着孩子,慢慢走向病房门口。石菲菲惊讶地说:“你真要把孩子抱走?”舒曼停步,看着怀里的孩子,孩子已经睡着了,依旧握着她的手指。舒曼神情复杂,终于轻轻叹了口气:“先抱回去一晚上再说。”

耿直没进家门就听见婴儿哭声,赶紧开门,见舒曼抱着一个婴儿,一手奶瓶,一手搂着婴儿,转来转去,就问:“这是谁的孩子?”舒曼得意:“先不要管谁的,你说好不好看?”

耿直看一眼:“挺好看的,你姐的孩子?不对呀,你姐孩子有四五岁了吧?”舒曼:“来,你抱抱孩子,慢点啊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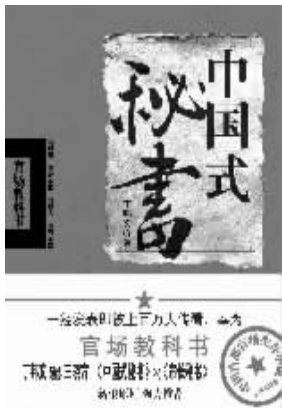
耿直俯身看向怀里的婴儿,孩子黑黑的眼睛正凝视着他:“这孩子是挺好玩的!”舒曼:“真怪呀!这孩子可爱哭了,谁抱都不行,就认我——现在你抱他也不哭!难道真的跟咱们俩有缘?”

舒曼低头逗弄孩子:“哎,你说——咱们收养他好不好?”耿直愣住:“收,收养?”

黄一平巧妙化解了那盒茶叶的困扰

9

名利场



丁邦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黄一平,常务副市长的贴身秘书,职位不高,却因谙熟官场潜规则,而游走于权力的核心,以至于各位处、局级干部见了他都点头哈腰,百般攀附。市长换届,各方利益斗争愈演愈烈,黑幕缓缓拉开……

关键时刻,一封匿名信激起千层浪。市长情人渐渐浮出水面,工程内幕几近曝光,黄一平又与市长夫人一夜激情。仕途、命运、错爱、家庭,交织倾轧,看中国式秘书如何面对?

上期回顾

冯开岭得知黄一平重新当上市长秘书后,给黄一平送来了一些名贵茶叶,让黄一平不知如何处理。晚上,黄一平去了他的情人那里,她叫章娅雯,党校的一名图书管理员,黄一平在被贬到党校期间和她好上了。

由于刚刚参加了一个宴席,接待副省长,喝了不少二十年版的茅台,廖志国的酒意还没有消散。于是,先闲聊。“今天那个副省长,有点意思。唔?”廖志国说。

“好像是第一次来阳城视察吧,分管全省交通,摊子挺大,排名落后,实际权力靠前哩。”江大伟应和道。

晚上接待的那个副省长,原是北边一个贫困市的书记,三个月前省府换届时刚刚当选,正是此公以区区二十票不到的微弱优势,挤掉了阳城市委书记洪大光。不过,洪大光还算大度,白天与廖志国一起全程陪同考察,晚上组织的宴席档次也很高。

“还有他那个秘书,主动帮领导代酒,居然自己喝得当场吐了。”江大伟也笑了。“我扶他到厕所,差点喷了我一身哩。”黄一平说。

副省长的那个秘书,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,据说是从市里带到省里的,举手投足不免北部落后地区的土气与拘谨。更可笑的是,那人酒量本不大,却自告奋勇一杯接一杯帮省长代酒。

“你说说,我们拿的可是二十年的正宗茅台,一杯就是好几百块钱,那么好的酒,吐得到处都是,多可惜啊!啧啧!”廖志国脸上带笑,眼神里却满是不屑。

“是啊,是有点过了,后来吐成那样,就连副省长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。”江大伟说。“看来这个秘书,还不是很成熟。”黄一平语气委婉。

“这话就说了!毕竟是我廖某人的秘书,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!”廖志国赞道。“你们想想啊,今天的酒席是什么意思?新任副省长首次来阳城视察,这是表面现象,本质上哩,是两个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,分别以胜利者和失意者的姿态直接面对,不要说一个小小秘书,就是我们这些人,包括省里那些厅长、副

秘书长们,都是陪衬,统统要后退三步。此其一。其二,副省长与洪书记的这种阳城遭遇战,本来拼的是一种心理较量,就像武术上讲的内功与意念,需要文火煲汤般慢慢来,可你一个秘书好戏刚刚开场就急吼吼地跳将出来,好似阳城这边要谋害省领导一样,单显得他有忠心救主的好思想,这便把两个对手内心深处的东西一下子就逼了出来,只得图穷匕首见,硬上外功。其三,这个副省长的酒量我还是有数的,至少八两出头,咱们洪书记未必是他对手,真要拼下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哩。其四,那茅台酒可是事务局直接从茅台镇拉来的真货,生存在酒窖里埋藏了整整二十年哪,对任何爱酒之人绝对都是至尊享受,就是副省长也未必就经常有幸享用,你凭什么端起领导杯子就干,放下杯子就吐?像话吗?唔?”廖志国妙语点评,嬉笑之间举重若轻。

“精彩!绝对精彩至极!一个我们看来平常的酒宴,让廖市长这么法眼一过,竟然有了如此深意,真是聆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呀!”江大伟的恭维话虽然不免肉麻,却也说在点子上。

“想不到,廖市长对秘书一行,也是个专家哩。刚才酒桌上,我们也觉得那个秘书表现不佳,却只是看到表面现象,根本没有想到这么深。”黄一平赶紧附和。

“没吃过猪肉,还能没听过猪叫唤?廖市长虽然没有做过秘书,可从乡到县再到市一直做的是党政主要领导,用过那么多秘书,自然早就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了。”江大伟说。

“哈哈,看你们把我捧的,好,既然说到这个话题,我们不妨探讨探讨。你们两个,一个是市府大总管,一个是副处调,在秘书岗位上工作很多年了,先后也跟过不少领导。今天我倒要考考你们,一个秘书何为合格、何为优秀?领导与秘书之间怎样才算

达到默契?或者换句话说,秘书和领导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?”廖志国问。

黄一平一听,心底一动。这个问题,于他再熟悉不过,前些年,曾经和冯市长进行过多次探讨。“一平啊,你跟冯市长时,他不是有个著名的唇齿论吗?”真是想到什么来什么,果然,江大伟抢先开腔,目光与语气里都有些意味深长。

“唔?说来听听。”廖志国马上来了兴趣。黄一平自然不敢掩饰,马上一五一十地把当年与冯开岭对话的情景,简要复述一遍,其中难免有些删繁就简的地方,也是根据眼前现实不得已而为之。不过,他的叙述基本还算忠实于原状。廖志国听得很认真,且不时凝神静思,却没有马上发表评论。待黄一平说完,他又示意江大伟:“嗯,唇齿论。你是大秘书,也说说高见。”

“依我看,秘书除了基本的政治素质、个人品德、文字功夫,关键在服务二字。你想啊,像廖市长你们这样的重要领导,操持一方党政,可谓殚精竭虑、日理万机,很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。给你们配个秘书,绝不单纯是配了一个文字匠,一个木偶似的保镖、随从,而是要帮你们减轻生活负担、做好服务工作。说得不客气一点,如果所有的秘书,都能达到当年李莲英服务慈禧太后那样的水平,也就算是圆满了。”江大伟所言,与他的实际经历比较接近。

“哈哈,有意思。你们两个,一个是唇齿论,一个是服务论,甚至还搬出了个清朝太监,真是有意思!”廖志国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神聊海侃了些时候,跑了两趟厕所,眼看着一杯茶很快没了颜色。黄一平灵机一动,马上跑到面对自己的办公室,拿出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拆开来,说:“这儿有一盒茶叶,据说相当不错,请廖市长鉴赏一下。”

廖志国接过,先不看外包装,而是拈起几片茶叶在鼻子底下嗅嗅,再放进嘴里嚼了嚼,当即点头道:“果然是好茶!如果我没错,一定是阳江八道山上的毛尖,而且是正宗百年老树上的雨前茶。你小子神通广大嘛,现在连我都喝不到这样的极品了,快说,哪里来的?”

黄一平一边帮廖志国和江大伟清理杯中残茶,一边回应说:“前两天冯市长托人捎来的新茶,一直放在小马那儿,下午才送过来哩。”

“呵呵,毕竟是老领导,旧主念旧谊嘛,眼看我这个阳江老市长,也只好跟在你小子后边沾光喽,唔?”廖志国笑着说。黄一平把泡好的茶端到廖志国面前,趁势用余光瞥了一眼,确认廖志国脸上并无愠色,这才放下心来。

说实话,自从小马告诉他冯开岭捎来茶叶,他的心里就一直饱受困扰——过去几个月,他和冯开岭之间已然断了联系,主要是他不想再沉浸在往事的痛苦回忆之中,希望将故人旧事统统抛却。现在,对方忽然捎来茶叶,自然是听说了他回归市府的事情,多少有些安慰加祝贺的意思,也表明冯开岭并非完全放下他。因此,这时若再拒收或退回茶叶,就显得他太小肚鸡肠不近情理了。可是,这盒茶叶于他又如一块烫手山芋,委实让他难受——不告诉廖志国吧,万一日后知道了,说不定会误解他与冯开岭暗中勾连不断。说吧,又怕解释不清,反将一卷丝理成一堆乱麻,同时也显得他对旧主不够忠诚。眼前如此处置,可算浑然天成、不着痕迹,了却了他一桩心事。

一通闲话扯下来,时间就到了十一点多。此时,廖志国眼睛开始放光,右手挥动频繁,已然进入他精神最为饱满的时刻。

“好啦,扯远了,下面咱们进入正题喽!”廖志国主动刹车。